

柯南·道尔 遗落的神秘手稿

Kenan daer Yiluo de Shenmi Shougao

[英] 柯南·道尔◎著
郑须弥◎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柯南·道尔遗落的神秘手稿 / [英] 柯南·道尔
著; 郑须弥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8
(金匕首文库)
ISBN 978-7-122-14840-7

I. 柯… II. ①柯… ②郑… III. 故事-作品
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8883号

责任编辑: 裴 蕾 王 栋

策 划: 慧志文化 (witsbooks@gmail.com)

责任校对: 吴 静

装帧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787mm×960mm 1/16 印张16 $\frac{1}{2}$ 字数230千字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 无法接吻的女人 / 001
- 第249号标签 / 012
- 长生不老的埃及人 / 045
- 棕色的手 / 063
- 被“诅咒”的黑色石头 / 078
- 萨萨飒山谷的“魔鬼” / 106
- 不列颠狮子和美国鹰 / 118
- 不幸的告密者 / 126
- 冰原鬼魅 / 144
- 木脚杂货商 / 166
- 密封的房间 / 184
- 黑医生 / 197
- 甲虫猎手 / 213
- 漆皮匣子 / 229
- 犹太教的胸牌 / 241

无法接吻的女人

道格拉斯·斯通与声名狼藉的桑诺克斯夫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上流社会(她是其中一名出色的成员)，还是在科学界(他被列为最杰出的成员之一)，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因此，一天上午有人宣布说，这位女士已经永远地成为一名修女，与上流社会绝缘，这个消息自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紧接着这则谣言，又有人保证说，有着钢铁般神经的那位著名外科医生，一天上午被仆人发现坐在床边，对着一切东西傻傻微笑，两条腿穿在一条裤腿里，大脑的价值相当于装满了粥的帽子。这个猛料引起人们不小的兴趣，也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道格拉斯·斯通正值盛年，是英格兰最值得关注的人之一。的确，人们很难说他已经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件小事发生的时候他才39岁。那些最了解他的人知道，虽然作为外科医生他是那样出名，但是他在十几种行当中的任何一种行当中都可能更迅速地取得成功。他本来可能作为军人杀出血路而成名、作为探险家奋斗

出名堂、在法庭上舌战群雄而名噪一时，或者作为工程师，以石头与钢铁建立声誉。他天生就是要成为伟大人物的，因为他能规划别人不敢做的东西，敢做别人不敢规划的事情。在外科手术方面，无人能够望其项背。他的神经、他的判断、他的直觉，都泾渭分明。他的手术刀一次又一次地切除了死亡的威胁，但如此一来，却与生命之源本身擦肩而过，吓得助手的脸色和病人一样苍白。他的精力、胆识和全面的自信——人们对于这类品质的记忆难道不是还徘徊在玛丽勒博恩路以南和牛津街以北吗？^①

他的缺点与长处同样突出。而且更富无尽的诗情画意。他的收入在伦敦所有专业人士中排名第三，收入虽多，却远远赶不上生活的奢华程度。在他复杂性情的深处隐藏着纵情酒色的意向，生活中奋斗所得的一切都听任酒色的摆布。视觉、听觉、触觉、味觉——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主人。陈年葡萄酒的香气、稀有外国货的气味、欧洲优美陶器的曲线与色彩——迅速流出的金钱正是转化为这些东西的。然后他又对桑诺克斯夫人突然迸发了疯狂热情，她在一次晤谈中的两抛媚眼和一句低语就让他激动起来。她是伦敦最可爱的女子，是他的唯一。他是伦敦最英俊的男子之一，却不是她的唯一。她喜新厌旧，对于追求她的大多数人亲切和蔼。桑诺克斯勋爵看上去有50岁了，而桑诺克斯夫人只有36岁，这本来也许是事情的原因，也可能是事情的结果。

这位贵族是位安静、沉默、带着中性色彩的男子，薄嘴唇，厚眼皮，很喜欢园艺，有许多简单而有益健康的习惯。有一段时间，他喜欢表演，甚至在伦敦租下了一处戏院，他在这戏院的董事会上第一次看到马里恩·道森小姐，他向她求婚，把贵族头衔和三分之一郡都给了她。结婚以来，对他来说，早期嗜好皆成乏味。哪怕是在业余爱好者私下的舞台表演场合，也不可能说服他发挥才能了，而此前他时常会表明自己是长于此道的。如今他手持小锄和浇水的罐子置身于兰花和菊花之中，

① 玛丽勒博恩路（Marylebone Road）以南和牛津街（Oxford Street）以北是大英博物馆所在地。

反而觉得更加快乐。

他是绝对的没有感觉,还是欠缺敏感的观察,这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他是明知夫人的作风却加以宽容,或者只是盲目昏聩的傻瓜?这是有待于人们在舒适的起居室里喝着茶或者坐在俱乐部的凸窗旁抽着雪茄加以讨论的事情。男子们评论他的行为时既严酷又清晰。只有一个人为他说了句好话,此人是吸烟室里最沉默的成员。他曾经在大学时期看过桑诺克斯勋爵驯服一匹马,由此似乎在心里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但是道格拉斯·斯通得宠之后,关于桑诺克斯勋爵是否知晓的猜测就都永远归于沉寂了。就斯通而论,什么托辞借口也没有。他以专横猛烈的方式置所有小心谨慎于不顾。这丑闻众所周知。一个学术团体宣布说,他的姓名已经从副主席名单上划掉了。两位朋友恳求他考虑自己的专业声誉,他却一味诅咒他们,还花了40畿尼^①买了只手镯带给桑诺克斯夫人。每天傍晚他都在她家里,而她则会下午坐他的马车出游。双方都根本不想隐藏他们的关系,但是最后发生了一件小事,中止了他们的交往。

那是个沉闷的冬天晚上,天很冷,起了大风,风在烟囱里呼啸,在窗玻璃上咆哮。大风每呼呼地吹上一阵,就有一层薄薄的雨滴敲在玻璃上丁零作响,片刻之间就盖过了前夜单调的汨汨水声。道格拉斯·斯通用完了正餐,坐在书房里的壁炉旁边,一杯醇浓的葡萄酒放在他肘旁的孔雀石桌子上。他举杯欲饮,却又把杯子放到灯光之下,以鉴赏家的眼光看着悬浮在深红色酒液深处的那层酒膜的碎屑,这种碎屑是陈年葡萄酒所特有的。壁炉中的火阵阵爆发,把光线投到他那轮廓分明的脸上,他灰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厚而坚定,下巴宽方,所表达的力量与兽性里有着某种罗马人的痕迹。他舒适地坐在那把奢华的椅子上,不时微笑。的确,他有理由志得意满,因为那天他不顾6位同事的劝告,做了迄今只有两例记录在案的手

① 畿尼(guinea),旧时英国金币,1畿尼合21先令。

术,并且结果出色,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伦敦再没有人有胆子,也没有这样的技术来做如此具有英雄气概的事情。

但是他答应过桑诺克斯夫人那天傍晚去看她的,而此时已经8点半了。他伸手按铃,正要吩咐安排马车,这时,他听到隐约的门环敲击声。片刻之后,客厅里响起了曳步而行的声音和急剧的关门声。

“一位病人来求诊,先生,在诊室里,”男管家说。

“是他本人吗?”

“不是,先生,我想他是要你出诊。”

“太晚了,”道格拉斯·斯通暴躁地叫道,“我不去。”

“这是他的名片,先生。”

男管家把名片放在金托盘上呈交给他,金托盘是首相夫人送给他东家的。

“‘士麦那[●]的哈密尔·阿里。’哼!这家伙是土耳其人,我想。”

“是,先生。他好像是从国外来的,先生。而且样子很狼狈。”

“嘘,嘘!我有约会。我必须到别的地方去。不过我还是见见他吧。请他到这里来,匹姆。”

过了一会儿,管家推开门,请进来一位衰老的矮小男人,他走路时驼着背,脸往前伸,高度近视的眼睛眨巴着。他的脸黑黝黝的,头发和胡子都是最深的黑色。他一只手拿着顶红白条相间的穆斯林头巾,另一只手拿着个麂皮小口袋。

“晚上好。”道格拉斯·斯通说,管家关上了门。

“你会讲英语,是吧?”

“是,先生。我从小亚细亚来,不过我说英语,只是说得慢一点。”

“我想,你是要我出诊?”

“是,先生。我很想让你看看我的妻子。”

● 士麦那(Smyrna),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伊兹密尔(Izmir)的旧称,位于爱琴海海岸。

“上午我可以去，但是我有约会，今晚不能去看你妻子了。”

那土耳其人的反应很奇特。他拉开系住麂皮袋口的细绳，在桌上倒出一堆金币来。

“这里有 100 英镑，”他说，“我保证你不用一个小时就能看完了。我有马车在门口等着。”

道格拉斯·斯通瞟了一眼表。桑诺克斯夫人的约会晚去一小时也不会太迟。他曾经在比这还晚的时候去过。而且这笔出诊费特别高。最近债主逼他还账，他可不能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他要去。

“病人什么情形？”他问道。

“哦，糟透了！糟透了！你恐怕没有听说过阿尔摩哈德^❶的匕首吧？”

“从来没有。”

“啊，它们是古老的东方匕首，样子奇特，它的刀柄像你们叫马蹬的东西。我是古玩商人，你懂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从土麦那到英格兰来的原因，但是下个礼拜我还要回去一次。我把许多东西带在身边，还剩下了几件，但是让我悲痛的是其中包括这些匕首当中的一把。”

“你要记得我有约会，先生，”外科医生有些恼怒地说，“请你务必只说必要的细节。”

“你会明白这是必要的。今天我的妻子昏倒了，摔在我保存货物的房间里，下嘴唇磕在那把该死的阿尔摩哈德匕首上了。”

“我明白了，”道格拉斯说着站起了身，“你是希望我去处理伤口？”

“不，不。比这还要糟。”

“那是什么？”

“这些匕首有毒。”

❶ 阿尔摩哈德（Almohades），公元1121年—1269年北非柏柏尔人建立的伊斯兰教王朝。

“有毒！”

“是，而且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毒，或者怎么治。但是所有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我父亲以前就干这个行当，我们和这些喂了毒的武器打过许多交道。”

“什么症状？”

“深睡，30个小时后就会死亡。”

“你说没救，那为什么给我这样高的出诊费？”

“无药能救，但是刀子或许能救。”

“怎么救？”

“这种毒吸收很慢。它会在伤口里停留几个小时。”

“那么说，冲洗也许能把毒清除掉？”

“不会比被蛇咬一口更严重。这东西太难捉摸、太致命了。”

“那么说是要切除伤处了？”

“正是。如果伤在手指，就切掉手指。我父亲老是这么说。但是想到这伤口的地方，而且那是我妻子。太可怕了！”

但是熟知这类残忍情况以后，人们也许就不那么温情脉脉了。对于道格拉斯来说，这个病例很有意思，他对那丈夫的软弱反倒置之不理。

“看来只能孤注一掷了，”他粗鲁地说道，“没了嘴唇总比丢了命强。”

“啊，是的，我知道你是对的。唔，唔，这是天命，必须面对的。我有马车，和我一起去吧，你来做这件事。”

道格拉斯·斯通从抽屉里拿出手术刀的盒子，把这盒子与一卷绷带和棉绒敷布一起放在衣服口袋里。如果他要去看桑诺克斯夫人，就一定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准备好了，”他一面说着一面穿上大衣，“你出门走到冷风里去以前，要不要喝上一杯葡萄酒？”

来访者畏缩了一步，举起一只手表示抗议。

“你忘了我是穆斯林,是先知的真正追随者,”他说,“不过告诉我,你放在口袋里的那只绿玻璃瓶是什么?”

“那是哥罗仿^❶。”

“啊,那也是我们禁止的。那是一种酒精,我们不用这种东西的。”

“什么!你要让你妻子不上麻醉就做手术?”

“啊,她什么也感觉不到的,可怜的人儿。深睡已经开始了,那是毒药的第一步作用。而且我已经给她用了我们的士麦那鸦片。来吧,先生,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他们走出门去,进入黑暗之中,一片雨水直打到他们脸上,那在门厅里大理石女像柱的手臂上摇晃着的灯,由于一次抖动而熄灭了。管家匹姆顶着风用肩膀使劲推上沉重的大门,两个男子则向着炫目的黄光摸索着走去,那里就是出租马车等待他们的地方。不一会儿他们便在咯吱声中上了路。

“远吗?”道格拉斯·斯通问道。

“哦,不远。我们在尤斯顿路附近有一片很小的安静居所。”

外科医生按了一下打簧表,谛听轻微的叮叮报时声。9:15。他计算了路程以及他做如此微不足道的手术所需要的时间。他应该在10点钟抵达桑诺克斯夫人家。透过雾气笼罩的车窗,他看到被雨水弄得模糊的煤气灯摇晃着掠过,路旁偶尔有从店面透射出的大块眩光。大雨倾盆,打在马车的皮革车顶上吱嘎作响,车轮碾过地上的积水与泥浆,一路溅起水花。他的同伴坐在对面,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隐约闪现。外科医生伸手到衣袋里摸了摸,并且调整了注射针头、绷带和安全别针的位置,以便到达之后不必浪费多余的时间。他因为不耐烦而焦躁不安,脚不停地点着马车底板。

出租马车最后放慢了速度,停了下来。道格拉斯立即下了车,士麦那商人紧跟着他。

❶ 哥罗仿(chloroform),一种无色透明的挥发性液体,曾广泛用作吸入麻醉药及镇痛药。

“你可以等着。”他对马车夫说。

那是肮脏、狭窄街道上的一所简陋房子。外科医生对伦敦很熟悉，他对阴影部分迅速扫了一眼，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商店、没有响动，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列阴暗、单调的房子，两条潮湿的石板伸展开去，在灯光之下发出微光，路两旁排水沟里，水流打着漩汨汨地流向下水道的铁篦子。面向他们的门褪了色、污迹斑斑，门上方的扇形窗玻璃透出模糊的光，却正照出蒙在窗玻璃上的灰尘和煤垢。上面的一个卧室窗子有昏暗的黄色灯光闪烁。商人响亮地敲了敲门，黝黑的脸转向了光亮处，道格拉斯·斯通看见这张脸因焦虑而扭曲。门闩拉开了，一个老妇人手持细长的蜡烛站在门洞里，用粗糙的手遮挡着纤细的火焰。

“一切都好吗？”商人喘息着问道。

“她和你离开的时候一样，先生。”

“她没有说话吗？”

“没有，她睡得很沉。”

商人关上了门，道格拉斯·斯通沿着那条狭窄过道走去，一面走一面有些惊讶地打量周围。没有油布，没有垫子，没有帽架。目光所及，到处都是厚厚的灰色尘土和沉甸甸挂着的蜘蛛网。他跟随老妇人走上盘旋的楼梯，坚实的脚步声在这所寂静的房子里刺耳地回响。没有地毯。

卧室在楼梯的第二个平台上。道格拉斯·斯通跟随老妇人进了房间，商人紧随其后。这里至少有些家具而且还有富余。地板上到处都是垃圾，角落里堆着土耳其橱柜、镶嵌的桌子、锁子甲的外壳、古怪的烟斗以及奇形怪状的各式武器。一盏小灯立在墙上的托架上。道格拉斯·斯通把灯取下来，在杂七杂八的废物之中寻觅着通道走到角落里的一张床榻前，榻上卧着一名妇女，身穿土耳其式样的衣服，蒙着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戴的面纱和面罩。脸的下半部暴露在外面，外科医生看到一道参差不齐的切口，沿着下嘴唇的边缘蜿蜒曲折。

“你要体谅这面纱。”土耳其人说。

但是外科医生并没有在想面纱的事。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名妇女了。这是个病例。他俯下身子仔细地检验伤口。

“没有发炎的迹象,”他说,“我们不妨推迟手术,等到局部症状发展起来再说。”那丈夫绞着双手,焦虑得无法控制。

“哦!先生,先生!”他叫道,“别开玩笑。你不知道。那是致命的。我知道,我向你保证手术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刀子才能救她。”

“我还是倾向于等一等。”道格拉斯·斯通说。

“够了!”土耳其人愤怒地叫道,“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不能站在这里看着我妻子恶化下去。我能做的只是感谢你来到这里,并且在为时太晚以前叫别的外科医生来。”

道格拉斯·斯通踌躇了。退还100英镑可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拒绝这个病例,他必然要退还钱款。而且,如果土耳其人说得对,妇人最终死了,他在验尸官面前的立场也会很尴尬。

“你对这种情况有过什么个人的经验吗?”

“有。”

“你向我保证手术是必要的。”

“我凭我认为的所有神圣事物发誓,是这样的。”

“手术后的畸形会很可怕。”

“我知道,那将不会是一张可以接吻的可爱的嘴。”

道格拉斯·斯通狂怒地转向那男子。这句话极其残忍。但是土耳其人有自己的说话和思维方式,已经没有时间再争吵了。道格拉斯·斯通从出诊箱里拿出一把手术刀,打开它,用食指试了试锋利笔直的刀锋。随后举着灯靠近了卧榻。两只深色的眼睛透过面纱的裂缝盯着他看。全是虹膜,几乎看不到瞳孔。

“你给她服下了很大剂量的鸦片。”

“是,她服了很多。”

他再次瞥了一下那双黑色的眸子，它们直视着他自己的眼睛。这双眸子迟钝而无光泽，但是，即使在他凝视的时候，那双眸子也有一点点变幻不定的闪光，双唇也在颤动。

“她并没有绝对地失去知觉。”他说。

“在感觉不到痛苦的时候，用这把刀难道不好吗？”

外科医生脑子里掠过同样的想法。他用镊子抓住受了伤的嘴唇，迅速地划了两刀拿下宽宽的一块V字形的肉。那妇人在榻上突然跳了起来，发出一声可怕的咯咯的喊叫。面纱从脸上被她抓了下来。他认识那张脸。尽管上唇突出、鲜血流淌，那仍然是他认识的脸。她不断地把手放到豁口上尖叫。道格拉斯·斯通手持镊子和手术刀坐在卧榻一端。房间在旋转，他觉得耳朵后面好像在撕开一条裂缝。旁观者可能会说他的脸色是两个人之中更苍白的一个。他好像是在梦中，又像是在看着剧中的情节，他觉察到那土耳其人的头发和胡子放在了桌子上，桑诺克斯勋爵靠在墙边，手放在身体一侧，正在捂着嘴大笑。此刻喊叫声已经停息，那可怖的头颅又掉落到枕头上，但是道格拉斯·斯通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桑诺克斯勋爵仍然自己安静地吃吃暗笑。

“这对于马里恩来说的确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手术，”他说，“不是生理上的，而是道德上的，你知道，道德上的。”

道格拉斯·斯通俯身向前，玩弄起了床单的流苏。他的手术刀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但是他仍然拿着那把镊子和别的什么东西。

“我早就打算树立一个小小的榜样了，”桑诺克斯勋爵温和地说道，“你星期三的便条送错了，现在就在我的小笔记本里。我费了一点劲才实施了这个计划。顺便说一句，那伤口是我的印章戒指造成的，不是任何比它更危险的东西。”

他敏锐地瞥了一眼这个默不作声的医生，把放在外套口袋里的那支小型左轮枪的击铁竖起来。但是道格拉斯·斯通仍在用指尖摘着床单的流苏。

“你看，你毕竟是来赴约了。”桑诺克斯勋爵说道。

道格拉斯·斯通听了这话便大笑了起来。笑声又长又响。此刻桑诺克斯勋爵倒没有笑。他的面容变得锐利、冷酷起来，他踮着脚尖离开了这个房间。老妇人正候在外面。

“等你的女主人醒了照顾她。”桑诺克斯勋爵说。

随后，他下楼到了街上。出租马车还停在门口，马车夫将手举到帽檐示意。

“约翰，”桑诺克斯勋爵说，“你先把那医生送回家去。我想他需要有人把他领下楼来。告诉他的管家，他出诊时病了。”

“很好，爵爷。”

“然后你可以送桑诺克斯夫人回家。”

“那您自己呢，爵爷？”

“哦，今后几个月我的地址将是威尼斯的罗马饭店。注意要把信件送到那里去。再告诉斯蒂文斯，下星期一展出所有的紫菊，并且把展出的结果用电报告诉我。”

第249号标签

关于爱德华·贝林厄姆与威廉·蒙克豪斯·李之间究竟有何交易，以及又是什么让艾伯克龙比·史密斯感到如此恐惧，我们大概永远也无法得出最终的正确结论了。的确，史密斯本人的叙述完整而清晰，他也能够从仆人托马斯·斯泰尔斯、老学堂的研究员普伦普特里·彼得森牧师，抑或在整个怪诞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碰巧知道一点儿真相的人那里获得证词，然而总的说来，关于事件始末，我们只能听取史密斯的一面之词，何况多数人认为，一个人的头脑无论表面上看来多么清醒健全，也很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乖戾偏见，在思考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就像大多数人大概会觉得，阴暗龌龊的人性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下公然穿越牛津大学这样著名的学术之都、光明之所。然而我们不妨想想，这龌龊的人性之道是何等的狭窄曲折，又是何等的幽暗朦胧——无论我们手里握着怎样光明的科学之灯，都无法挣脱它带来的各种恐怖束缚，头顶的黑暗始终如幽灵般挥之不去。这样说来，一个人愿意突破这条陌生狭径的限制，去探索人类精神可能达到怎样的领域，此人会是何等的勇敢和沉着。

在我们称之为老学堂的牛津某一翼,有一个年代极其久远的角楼。由于年深日久,门洞上方沉重拱门的中央部分已经向下弯曲了,点缀着青苔的灰色石块被常春藤的枝蔓缠绕交织在一起,好像需要老妈妈亲手来支撑它们抵御风霜雨雪一样。门里面是一道螺旋形上升的石梯,穿过两个楼梯平台,最高处是四楼,石梯的梯级由于无数寻求知识者的践踏而变形凹陷。生活像水一样,从这道弯弯曲曲的石梯上流淌而下,而且,像水一样,在它身后留下了这些磨损得平滑的纹路。自金雀花王朝时代身穿长袍、满身学究气的学者,一直到晚些时候的年轻人,英国青年的生活潮流是多么充实而强大。而所有那些希望、那些努力、那些火一般的精力,除了某些旧日坟地里处处可见的石碑上的几行字迹,和某口腐朽棺材里或许会有的一捧尘土之外,现在还留下了什么呢?但这里有这道静寂的楼梯和灰色的旧墙,表面上残余着对角斜线和圣安德鲁十字,以及其他依稀可见的纹章图案,就像逝去的日子投来的怪影。

1884年5月,3个年轻人住进了那道旧楼梯分别通向的三个楼层。每套房子都只有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而底层相应的那两间房子,一间用来存放煤炭,另一间则用作仆人——或者说大学校工托马斯·斯泰尔斯的居室,托马斯的职责是侍候住在他楼上的3名年轻人。左右两侧各是一排教室和办公室,住在这所旧角楼里的人享受着某种与世隔绝的好处,所以这些房间在比较爱读书的大学生中间很受欢迎。现在入住这些房间的人就是如此——艾伯克龙比·史密斯住四层,爱德华·贝林厄姆在他楼下,威廉·蒙克豪斯·李在最低的二层。

那是一个明媚春天的夜晚10点钟,艾伯克龙比·史密斯在扶手椅上往后一靠,双脚搁在火炉围栏上,嘴里噙着石南树根烟斗。火炉的另一边一把类似的椅子上,以同样懒洋洋的姿势舒服地坐着的是他的老校友杰普罗·黑斯蒂。两人都穿着法兰绒的衣服,因为他们在河畔度过了傍晚时分,但是除了他们的衣服以外,谁看到他们轮廓分明、活力充沛的脸都会知道他们是热爱野外活动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品位自然就会倾向于所有那些富有男子气概的东西。黑斯蒂事实上是他所